

後漢書集解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後漢書五十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

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

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明年按輿地圖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令諸

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

於白虎殿七年帝曰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乃徙

美為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也集解先謙曰注見更始傳

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

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郡

集解王會汾曰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也前後書志兩漢並無淮南淮

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即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既為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

郡無疑也前云徙為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為國至此雖徙封陳王

而所食租稅仍兼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

部也下云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園宜祿扶溝三縣據郡

國志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淮

陽九為謬矣錢大昕曰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為陳國遺

詔徙西平王美為陳王是其證也淮南王昞以章和元年薨未為

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美參攷紀傳左驗明白或疑淮當為汝者非

也後見嘉靖開本果作淮陽私喜予言之不安惠棟曰淮南即應

江兩漢志無是郡當作淮陽也洪頤煊曰西平長平西華項新陽

宜祿六縣皆舊屬汝南美徙封陳其八縣并入淮陽未嘗并入汝

南疑紀誤先謙曰食淮陽郡上范史誤脫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一益字遂致聚訟閱它傳如此例者自知

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

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

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

熊入彝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

名與器不同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于是諫爭不合為王所

非坐司寇罪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陳留耆舊傳云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默好沈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臥虎人為之語曰巖然不語高孝甫歷二縣令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為宰官何不儲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為基以二千石遺之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也

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或殺儀家屬吏

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集解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

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潁水

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陳州真陽縣西南也

集解惠棟曰三縣皆屬汝南先謙曰西華注見靈紀項今同新陽

今潁州府太和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列侯古今注曰番為陽

縣西北六十里

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實為博平侯旦為高亭侯也集解惠

棟曰案漢雜事有宗正劉千秋或曰胡廣漢官篇有劉千秋又案

胡氏漢官所稱劉千秋乃字也非名也當以鈞弟為正參一作恭

平周亭屬扶溝即小扶城也見水經注高亭侯高陽亭侯也屬陳

留圍縣先謙曰注列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復坐

當作伏官本不誤

削圍宜祿扶溝三縣圍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集解先

謙曰圍注見曹爽傳宜祿在陳州府沈邱縣

北扶溝在縣東北四十里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爲耕亭侯鉞立二十一年

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

侯崇爲陳王是爲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

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愔時爲沛相與寵其祭

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

惺靈帝熹平元年惺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

詔獄使中常侍王醜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竝作甫此云醜未詳孰是也與尙書令侍御史

雜考情辭與王其祭黃老君集解劉放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吳仁傑曰案洛陽上清宮有漢所作石栢窪梓以祠五君者其文唯大老君三字最大蓋

尊老子也漢人因以老子爲大老君真諦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

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

有黃老君案國相奏王祭天神希幸非冀正以黃老君非經祠耳

若所祭黃帝老子不應謂之天神沈欽韓曰真誥甄命授云中央黃老君爲太虛真人南岳赤君之師又云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

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爲太極真人注云卽黃老君也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醜等奏愔

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曰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

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

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巧集解惠

棟曰鄭眾周禮注云五射一曰參連賈公彥云參連者前放一矢

後三矢連續而去也惠士奇曰新序云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

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

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後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

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謂參連

皆棄城走寵有嘔罵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集

弩臺在宛邱縣治古陳城南解惠棟曰元和郡縣志云

八十步敬王常於此臺教弩國人數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

得完百姓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眾屯陽夏

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集解洪亮吉日案肅宗自稱輔漢大

章和二年已改淮陽國為陳國此安得復稱淮陽

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

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

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桓人察孝廉補

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

後漢書五十

三

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後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俊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竝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爲保障之計出倉見穀以贖貧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奉祿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給其衣食先謙曰官本桓作傷是

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眾夫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

云

集解官本考證曰陵監本誤作陽今改正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

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

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爲國元和二

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曰封乃徙爲六安王曰廬江

郡爲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

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竹邑縣屬

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邕字傳

元初三年恭曰

寫誤也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里

事怒子酺酺自殺

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廐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

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集解先謙曰今本東觀記前下有妻字是也下又引記云丁為魯陽鄉侯則是丁未物故而物故者乃其妻也國相趙牧曰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

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曰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

會赦免死

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為陳寃得申高第為侍御史會

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母亡欲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于家恭立四十六

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第三人為鄉侯

東觀記曰丙為都鄉侯國為安

鄉侯丁為魯陽鄉侯

恭孫順為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

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

東觀記曰定兄據下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

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

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齒過禮

集解顧炎武曰齒是瘡字古齒字皆有作瘡者故誤為齒耳惠棟曰

田君斷碑云樵悴毀齒

傳相曰闡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

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攻

集解惠棟曰孫

桓云昌姓後漢有東海相昌稀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集解沈欽

明帝改信都國名樂成此偶與河間所治之樂成縣同名耳永元

間樂成河間兩國竝立不得同都此一縣一統志以為即河間府

獻縣東南之樂成非也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

初四年曰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

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

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德州舊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

定州深澤縣東也集解錢大昕曰觀津本屬信都縣不知何時

改隸清河也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清河觀津人此在信都置郡

之前郡國志中水成平屬河間先謙曰觀津注見劉植傳中水見

李忠傳饒陽安平見光武紀南深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

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為男子

章初妻

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集解惠棟

黨召哀置入

日孫衡云哀姓漢有哀章章姓秦有章邯

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

黨乃縊殺內侍三人呂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

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鄒二縣

鄒縣屬鉅鹿郡鄒音羌堯

反集解錢大昕曰鄒本屬鉅鹿不知何時改隸樂成竊意建初所益入縣鉅鹿之鄒當居其一吏誤以為清河之游清河本無游縣也先謙曰今保定府東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

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

修縣及條縣皆屬勃

海條字或作修集解洪亮吉日前書地理志修市縣屬渤海郡修縣屬信都國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曰修縣西北二十餘里有修市城故縣也二縣蓋光武時并省為一縣治在修故續志云屬信都耳是後漢書本無修市縣此注止應云修縣屬渤海沈欽韓曰注及當為卽又衍一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

皆字先謙曰沈說是

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棻為樂成王後棻到國數月驕淫不法

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棻罪至不道安帝詔曰棻有覲

其面而放逸其心

覲姑也言面姑然無媿姑音胡入反

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

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

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載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為戲不肯謁陵

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即其

所繼之母

出入顛覆風淫于家

集解惠棟曰風淫猶嫖淫也古文

震懼也風嫖音相近一說牝牡相誘謂之風風淫周禮所謂鳥獸行也嫖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

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

周禮

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

議賓其貶養爵為臨湖侯

臨湖屬廬江郡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蕪

壽昌曰章帝紀齊王晃貶蕪湖侯案蕪湖屬丹陽非侯國通鑑非周

昌徙蕪湖侯蕪湖本侯國不得謂通鑑為非

朕無則哲之明致簡

統失序罔已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記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

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長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導血氣方

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意恩見赦莫不

殺無辜以譴呵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

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延光元年曰河間孝

之辭也集解惠棟曰注冷宏袁宏紀作岑宏

王子得嗣靖王後呂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

立三十年薨子績立

集解先謙曰官本績作績考證云績字一本作績

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

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集解先謙曰注見靈紀

賊平復國其

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

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呂臨淮郡及九江

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

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

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

集解錢大昕曰下邳本東海屬縣今置為王國而以臨淮郡地益

之志稱下邳國十七城除下邳曲陽司吾良臣夏邱本不屬臨淮

其餘十二縣并鍾離五縣正合十七之數但志所載東城即九江

之東城實重出一縣當併下邳計之為十七也鍾離當塗歷陽全椒四縣志仍屬九江傳又不見創地事攷漢世王子封侯者例別屬它郡鍾離歷陽志稱侯國必王子侯也其二縣志不言侯國或分封未幾而國除為縣乎先謙曰東城見質紀歷陽見法雄傳全椒見馬成傳鍾離今鳳陽府

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

邛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

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東觀記載和帝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

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宣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

印頤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

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

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和帝二字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

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

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

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

數月薨集解錢大昭曰數月二字衍因上文有數月薨句而謾耳

然是宋本已誤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

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

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集解先謙曰今黃州府黃岡縣西北四年徙為

梁王弓陳留之邸寧陵濟陰之簿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鄆今許州鄆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已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

集解惠棟曰鄆屬潁川說當依注作鄆錢大昕曰案前志已氏本屬梁國簿單父成武本屬山陽且濟陰王長亦同時益封以理揆

之不應奪濟陰以界梁恐傳文誤也郡國志鄆作隔此字亦誤當為鄆先謙曰寧陵今歸德府寧陵縣南單父注見光武紀已氏見

桓紀成武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見宗室傳

後數有惡夢從官卜忌集解通鑑胡注姓譜卜本自有周曹叔振鐸之後曹之支子封於卜遂以建族又魯

有卜莊子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

楚有卜和丁巳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

及知吉凶也集解沈欽韓曰春秋合誠圖云黃帝請問長生之道

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抱朴子雜應篇甘始法召六暢數使

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宋崇文總目有祭六丁神法一卷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其占氣集解惠棟曰占

日月星祠祭求福忌等詔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

荅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

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

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

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棟曰袁

宏紀從官下忌侍史李阿也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

自知陷死罪已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

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

曲法申恩平處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已負先帝而令陛

下為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

鑑作受汗惠棟曰收汗猶受垢也老誠無氣已息筋骨不相連臣

子道德經曰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

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虔蒙寧陵五縣還餘所

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集解惠棟曰漢制諸王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其無子者願

還本家自選擇謹敕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

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集解通鑑胡注漢官儀云騎騎王家名官騎與廐馬

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黃門蒼頭奴婢屬臣暢曰骨肉近

永巷御府奚官等令兵弩屬考工令各有本署也集解蘇輿曰曰凶惡復

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集解蘇輿曰曰凶惡復

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

臣小善之路集解先謙曰官本小作遷義並通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願

能自悔臣曰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

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集解惠棟曰言不能引分自裁唯陛下哀臣令得喘息

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曰久生下入黃泉無曰見先帝此誠臣

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

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消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

紛有言今王深思悔禍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

小子

謂由卜忌及王禮等也集解惠棟曰王禮乳母不得稱小子暢自云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焚惑臣暢則指卜忌李阿明矣

蘇輿曰志匪由于咎疑當作咎匪由王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

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

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強食自愛暢固讓章疏上

集解先謙曰官本疏作數是

卒不許立二十

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平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侯堅立二

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

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立二

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曰

為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曰汝南

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

集解錢大昕曰案汝南郡無新安縣疑立新陽之譌也郡國志西華仍屬汝南

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平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

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竝葬京師側無子其

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

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

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

亭侯

集解錢大昕曰永嘉當作元嘉

豹立八年薨子鬲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

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曰東郡之離孤陳留之長

垣益濟陰國

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長垣仍屬陳留

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曰幅之謂之幅利言

人情須節已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已成其度焉左傳曰齊景公與晏子郊殿之

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

幅也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

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納三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

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三千作二千是

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疴梁節邪

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歿黨惟荒忒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終

後漢書五十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校補

陳敬王羨傳帝曰廣平在北注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

已詳吳漢傳洛當為洛官本注不誤

遂行天子大射禮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至以二千石遺之也

侯康曰此引陳留書舊傳未詳魏志高柔傳注所引可證案慎亦作順非異名乃宋時諱慎避改耳

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集解惠棟曰至平周亭屬扶溝即小扶

城也見水經注高亭侯高陽亭侯也屬陳留圉縣柳從辰曰惠棟校本周亭

侯作平周亭侯是此注與官本注皆奪平字也案觀高陽亭侯注亦止作高亭侯又無一定

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案此又前注所不數疑伏侯注亦未盡可據

彭城靖王恭傳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注竹邑或為邕字傳寫誤

也沈銘奏曰竹邑侯相張壽碑立於建寧元年今在城武縣學宮

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注東觀記曰至代林亭侯也錢大昭曰據東觀記

當作兄
弟八人

樂成靖王黨傳增懷永歎注袁宏記曰尚書侍郎冷宏

官本注記作紀冷作

冷案作紀是作冷非也前書五行志下之上冷州鳩曰應劭曰冷官也師古曰樂官曰冷後遂以為氏冷音零其字從水顏說

甚明冷非中國集解惠棟曰冷宏袁宏紀作岑宏
柳從辰曰今

宏案此疑今本所改

下邳惠王衍傳子哀王宜嗣數月薨集解錢大昭曰數月二字衍

至相距廿載豈數月乎

案靈紀中平元年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是歲下邳王意薨無子國

除如自中平二年起算至六年止凡五年歷獻帝初平四年不

二建安十一年凡十七年則中平元年已載意無子國除獻紀建安十

止廿載矣惟靈紀於中平元年已載意無子國除獻紀建安十

一年又載下邳等入國皆除則是下邳嘗復封矣或建安十年

始復立宜為意後數月反非誤也

梁節王暢暢尤被愛幸

尤原作猶錢大昭曰猶南監本作尤今據正官本不誤案原本作猶當為獨之誤

目陳留之鄧甯陵注鄧今許州鄧陵縣也

案據注作鄧則知正文鄧即鄧也官本注亦作

郢乃沿臨本改
合正文之失
集解惠棟曰郢屬潁川訛當依注作鄢錢大昕

曰至郡國志郢作鴈此字亦誤當作鄢案光武紀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鄢

皆下之彼注云鄢今豫州鄢城縣也章懷既釋鄢為豫州之鄢

城則此云許州鄢陵當然是鄢非鄢不獨官本注作鄢誤各本

正文作鄢皆誤矣惟鄢之作鴈似不應遽指為誤春秋隱元年

鄭伯克段于鄢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鄢地

左昭十三年傳王治夏將欲入鄢此鄢鄢之鄢乃楚地其字則

同作鄢漢惟楚之鄢始仍名鄢前志屬南郡惠帝三年更名宜

城班注說文注可證鄢陵前續志均屬潁川郡鄢前志屬陳留

郡續志屬梁國字則前志均作鴈續志均作鴈無更作鄢者如

以為誤則前志亦誤矣許州鄢陵新舊

唐書均作鄢陵今開封府鄢陵縣治

暢性聰慧官本慧作惠

數有惡夢柳從辰曰袁宏紀云夢見星宿

還餘所食四縣下邑陽鴈簿也

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集解蘇輿曰志匪由于咎疑當作咎匪由

王柳從辰曰于字係王字之譌咎字屬下讀案于當作王錢大

昭已有是說注云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此由字即承上非

由王來不
必如蘇說

永平十六年

官本平作元是

淮陽頃王昞傳永平五年

錢大昭曰五年當作十五年脫十字

永平二年

錢大昭曰永平當作永元南監本不誤案官本亦作永元

于頃王儀嗣

案常山本昞舊國儀無即用昞證之理疑誤

濟陰悼王長傳曰東郡之離孤

錢大昭曰孤當作孤

亦由布帛須幅曰成其度焉注左傳曰

官本日作云

下邳嬰疴

官本疴作病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李恂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恂作珣

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教

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

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

年辟司徒桓虞府

集解黃山曰虞字仲春鴻翊萬年人建初後拜四年五月以南陽太守入爲司徒見章紀

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

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日清約率下集解

日東觀記珣爲兗州所種小常席羊皮服布被還張掖太守有威

夢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

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解
黃山曰班超傳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
副校尉於車師明紀永平十七年遂入車師初置戊己校尉十八
年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所部校尉耿恭章紀建初
師大破之罷戊己校尉官是班勇所指副校尉耿恭也梁懷傳延平
己校尉故通鑑胡注直以勇爲指耿恭繼任尙蓋鄧后稱制始易名
拜西域副校尉安紀遣副校尉梁懷教任尙蓋鄧后稱制始易名
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胡胡之商賈也集解先
謙曰注土數遺匈奴婢宛馬金銀香屬之屬一無所受曰西域出
官本作主數遺匈奴婢宛馬金銀香屬之屬一無所受曰西域出
諸香石蜜屬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龍沙呂西使命不得通
織毛爲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龍沙呂西使命不得通
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
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龍也集解惠
棟曰永平中北虜脅西域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盡閉也黃山
曰贊憲爲大將軍在和帝永元元年恂之復徵又在其後副校尉
之名始見安紀梁懷爲之恂更爲之則上距明帝永平遠矣惠說
非也班超傳安帝元初六年北單于與車師後部共攻沒索班擊
走前王略有北道鄧太后從班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
域副校尉西域傳同不言所置何人疑即恂也自竇憲誅而北虜
又遠十年矣
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靖威

恩竝行集解惠棟曰當作班超定西域時黃山曰此亦誤當在班勇復破平車師擊降十七國時西域傳所謂三絕三通也

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

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

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

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已自資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九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

十六卒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內所畏察

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侍中從事也集解錢大昕曰按章懷避唐諱凡治字或改爲理或改爲

化或改爲持此治中字亦必改易宋人校書者又回改耳袁紹傳以審配爲治中又有治中劉惠先謙曰注侍官本作治時刺

史爲人所上受納賊賂集解黃山曰書鈔七十三引謝承書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賊賂史爲人苛刻受納賊賂是納賄本爲事實

此但言爲人所上賢禪諱之耳禪當傳考而考之也無它所齎但然贊曰禪爲君隱猶著其實也

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咎掠無算五毒畢加集解通鑑胡注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

也或云鞭箠及灼及微經爲五毒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

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曰禪爲漢中太守夷

賊素聞其名聲卽時降服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虜素憚禪更來盤結禪知攻守未可卒下而年荒民困

乃矯詔赦之

還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

大小咸服

揮音徒丹反集解劉放曰案和紀皆作檀音揮字亦無作平聲者

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爲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

揮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聞耳語音或獻樂及幻人能

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

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

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

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作首足黃又曰

山曰注趨下當有進字先謙曰官本注諸侯下無者其二字

放鄭聲遠佞人

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尙書陳忠効

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

集解惠棟曰河間獻王樂元語

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也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合歡之樂傳于堂四夷之樂陳于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棟案陳于右者孝經緯鉤命決曰四夷之樂皆于四門之外右辟右辟猶西偏也白虎通德論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黃山曰御覽引援神契作合忻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於戶陳立謂王者內諸夏而外夷狄不應四夷之樂反陳於堂上之戶戶仍右之誤山案樂舞與聲歌有別四夷之舞宜在四門之外若其聲歌則非列於門內堂戶之間無由與堂上之樂相應不僭矣明堂位云納夷蠻之樂於太廟白虎通釋之云言納明有所入蓋未可拘故詩云已雅已南秣任朱離薛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騶不僭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鞀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秣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騶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秣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葉解錢大昕曰子謂賦任句上下當有脫文未必詩有此語黃山曰白虎通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昧北夷之樂曰禁其言東南西南夷樂名皆與鄭賦而南夷之樂曰南乃與薛君說合班鄭皆習齊詩則忠所據亦齊詩也賢注引薛君韓詩說不及秣任朱離是韓詩亦無此句不獨毛詩也今曰毛詩無毛字當為後人妄改注不及毛傳必不舍韓而計毛也

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谿谷不通已萬里貢獻非鄭衛

之聲倭人之比而禪定訕朝政

訕謗也集解錢大昭曰定當作廷言于朝廷之上肆行訕謗南監本

不誤惠棟曰應劭云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

大夫陳禪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

世宗時聲軒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通知古有此事而請

禪以鄭聲斥之故忠以爲廷訕朝政也先謙曰官本定作廷是

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左菟候城障尉

候城縣在遼東

詔敢不之官

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

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

單于隨使還郡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北單于漢朝所不能臣未嘗入朝安肯見遼東太守此事可疑胡注和帝以

來北單于益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安能至遼東耶

禪於學行禮爲說

道義曰感化之單于懷服遣曰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曰

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間顯長史順帝卽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

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天子以

禪曾孫寶

集解惠棟曰寶亦作寶字盛先與王文表爲友見華陽國志

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

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參見而奇

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集解惠棟曰衛宏漢舊儀若盧獄有蘇室

若盧獄官主鞠將相大臣也黃山曰永元九年十月永初元年涼州

二月復置若盧獄官見和紀前書若盧獄屬少府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

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

於重之已大軍疲之已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

不能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集解先謙曰官

本搏均作搏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已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

總兵養眾已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

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已助其時止煩賦已益其財令男

得耕種女得織紵紵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紵織縞布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

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

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鶚也

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

向

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

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也

夫曰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

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

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輪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曰

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

刑曰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卽擢參於徙中

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

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

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

責音側解反

今復募發百

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曰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爲羌寇所傷也遂

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

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

貨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

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

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凶橫不

救恤也營恤與營救經恤同義恤堪爲用集解黃山曰營經營也恤

不當訓憂先謙曰注橫官本作橫言勞師救遠以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集解

爲親戚之憂慮曰官本先謙疆作疆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

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

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曰

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隲及公卿曰國用不足欲從參議眾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陽太

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曰蒞

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曰爲倨參

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集解

曰皇甫謐高士傳棠字季卿詔徵不至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曰

及卒鄉里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集解惠棟曰西羌傳校尉

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集解侯霸病卒參代之也集解畔羌懷

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集解黃山

作治此避唐諱改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今音零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

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

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集解惠棟曰西羌傳參兵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曰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

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

竭府庫已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

注云鎬方在北方地名集解先謙曰注在官本作皆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

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

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關如虓虎干扞也虓虎怒貌也集解惠棟曰左傳卻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

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釋文曰干戶旦反是呂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趙趙載於

漢策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為漢將趙趙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

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呂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遠將軍

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

伏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曰晉

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孟明視後救而歸之秦伯曰孤

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井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

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後呂參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爲大鴻臚尙

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呂爲太尉錄尙書事是時

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呂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

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集解通鑑胡注漢郡國歲舉茂才孝廉與上計吏皆至京城受計之日公卿皆

會于庭茂參曰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恭

字節英雄人少周流七十餘郡求師受學經三十年馮翊駱異孫秦山彥之章勃海紀叔陽遂明天文二卷東平虞叔雅學絕高當

世遂遊于蜀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

以朋友禮待之龐參竭忠盡節徒曰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曰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

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

喜其紆難

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

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集解劉敞曰注言其來歸案夫國曰

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兩字者

賢化集解惠棟曰

君曰忠安

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國以賢與

常論而世所共知也棟案此似有成語未詳所出

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

曰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帝悟即日召西曹掾問疾

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

祝良不平

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集解惠棟曰長沙耆舊傳良字邵卿案水經注

亦作邵卿

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

集解侯康曰東

觀記祝良為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

井中良收其妻殺之與案治龐參事相類

遂因災異策免有司

良能得百姓心

集解惠棟曰長沙耆舊傳良為洛陽令貴戚斂手桴鼓希鳴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

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辰至午紫雲沓起甘雨乃降民為之歌

曰天久不雨後漢書五十一民失所天王自出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

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召參爲太尉永和元年召久

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

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

家世邊將便習

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

集解

曰初學記六引謝承書安帝時尚書陳龜上表曰仁恩廣被化流殊方使老者以壽終孤幼得保年猶臨河轉石易於反掌山案龜此爲尚書當在遷五原太守前若後復徵爲尚書則在桓帝時矣

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

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

集解

曰袁紀永和五年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開以恩信喻而坐降之單于脫帽辟帳謝罪龜以單于無足可效迫切令自殺也

徵下獄免

集解惠棟曰南單于傳龜又欲徙單于近親于內郡而降者狐疑龜坐下獄也

後再遷拜京兆

尹時三輔强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

郡內大悅

集解惠棟曰北堂書鈔引風俗通龜遷京會羌胡寇邊北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已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

集解惠棟曰案通鑑

延熹元年十二月也

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

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已塞厚責荅萬分也

至臣頑鴛

集解劉攽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

器無鈐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

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

集解通鑑胡注言三辰之行不順軌也

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

詩曰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上慙聖明下懼素餐

素空也無功受祿為素餐

雖歿軀體無所云補

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

墾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集解通鑑胡注墾秦昔反

鞍馬為居射獵

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

驅去不圖反自頃年已來匈奴數攻營郡

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

屯上谷之類

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

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

左傳曰室

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集解黃山曰左傳本作縣磬杜注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魯語乃作懸磬韋注磬磬兩作云懸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桷如懸磬也陸氏左傳釋文磬亦作磬盡也是即作磬亦當訓盡如禮記之磬於甸人及石聲磬皆借磬為磬也又孔氏左傳正義引服虔注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桷在如縣磬又孔氏云縣磬但有榱桷無覆二說正與國語韋注合亦縣磬順說獨劉炫謂如磬在縣下無雖含生氣實同粟帛始以磬為鐘磬而倒說之賢注蓋出於劉更謂卒老者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已百姓為子品庶已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已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集解劉攽曰注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二字父是為大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幽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

復與金輦寶已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

法女子卽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

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集解通鑑

胡注言牧守出于中官之所引也懼逆上旨取過目前集解通鑑胡注過度也呼嗟之聲招

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集解通鑑胡注單與

殫同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

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

實應賞異已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

羌中郎將校尉集解通鑑胡注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護羌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

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

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

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已下多所革易集解通鑑胡注京兆虎牙營扶

風雍營皆都尉領之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已賜吏民

諸郡皆有太守都尉龜旣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集解通鑑胡注言重足而立也重直龍反鮮卑不敢近塞省

息經用歲已億計也經常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

挑取功譽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集解先不爲胡虜所

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尙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

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

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集解惠棟曰橋或作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

郡戴德學集解朱彝尊曰橋楊本傳小戴之學謂著禮記章句四

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集解洪亮吉日案前書百

大鴻臚橋仁今集解惠棟曰蔡邕橋祖父肅東萊

太守玄少爲縣功曹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玄時豫州刺史周景行

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

集解何焯曰羊舊抄廣川書跋作羊

罪惡乞

為部陳從事

部猶領也

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

客具考賊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

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

陽左尉

左部尉也集解錢大昭曰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洛陽大縣故有左右尉魏武紀除洛陽北部尉時梁

不疑為河南尹玄曰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後

四遷為齊相

集解惠棟曰太尉橋公廟碑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考司隸校尉趙祁事離司寇又以高第補侍御史拜涼

州刺史坐事為城旦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玄遷齊國相有孝子為父報仇繫臨淄獄玄愍其至孝欲上譴減縣

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之懼玄收錄佩印綬欲走玄自以為深負

孝子捕得芝束縛籍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太尉橋公廟碑

臨淄令路芝賊多罪正受鞠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刑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蕃縣有帝舜廟以故

竟徵再遷上谷太守

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蕃縣有帝舜廟以故

奸惡收考首服即日伏辜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賊

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

集解惠棟曰高士傳岐字子平少失父獨以母
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母死喪

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滿于天下
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
蒲坂令皆不就
玄召曰爲吏稱疾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逼致之
以壽終于家

玄召曰爲吏稱疾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逼致之

左怒益揭之益得杖

遽曉譬岐岐堅臥不

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

帝同產以懷逆謀黜封嬰陶王以公

長于襟帶拜鉅鹿太守懼畏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謗章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棟案風俗通義玄以延熹

八年七月二日拜鉅
鹿太守本傳不載也
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集解

錢大昭曰伯固句竝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集解

集解惠棟曰蔡邕集度遠將軍
治受黃賊銘曰孝桓之季年鮮

海東見方山

車入塞抄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麗
嗣子伯固逆謀並發三垂驛然四府表公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
鉞鉦鼓之任并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于奔命人然後督
馬疲廩饒饒諸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輔困憊朝廷許之然後督
諸將守集解惠棟曰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

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為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集解黃山曰錢

為度遼將軍於永康元年為河南尹於建寧元年為少府大鴻臚

於建寧二年今案皇甫規傳與於延熹九年被徵為大司農

規復代為度遼將軍永康元年規被徵為尚書而後度遼將軍缺

出且靈紀建寧三年八月載玄由大鴻臚為司空與玄傳合則玄

之為度遼將軍自當同在永康元年而為河南尹為少府大鴻臚

亦自不建寧元年二年間玄果永康元年為度遼將軍次年即入

為河南尹傳似不應言在職三年邊境安靜然規果於九年復為

度遼將軍次年春即入為尚書其夏有日食之對在事日尤淺而

規傳亦云在事數歲北邊威服何耶是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

則規與兩傳有駁文錢表偶沿其誤耳

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曰國家方

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眾灾曰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

書令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河間

近舊恩歷河南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呂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

財賄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公表升貪放狼籍不顧天罔損辱國

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

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曰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

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集解惠棟曰漢律所謂持質在盜篇

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

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

玄豈曰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

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曰財寶開張

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已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

自是遂絕玄曰光和六年卒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七年五月甲寅以大中大夫薨于京師案橋公二

碑皆云光和七年疑傳誤也侯康曰玄卒時年七十五而蔡伯喈西鼎銘載玄于光和元年前有犬馬齒七十之語則實卒於六年傳

不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

官者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雖眾子羣孫並

能好縣比方公孫及卒家無居業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作餘業喪無所殯

未有若茲者也及卒家無居業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作餘業喪無所殯

日橋公廟碑初公為舍于舊里弟當時稱之集解黃山曰魏武紀

卒惟與其孤至于即世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當往候玄見而

當世以此稱為名臣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當往候玄見而

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集解惠棟曰續漢書

人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集解惠棟曰樂史云玄墓在宋

故太尉橋輒懷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

玄之碑錢大昭曰魏武帝本紀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

悲哉緬矣操已幼年逮升堂室特已頑質見納君子集解錢大昭

作特以頑鄙之姿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

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

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李生厚歎賈復復少
慰子貢也鄭玄別傳又云皆與女皆不如也復少
師事舞陰李生李生復少
奇之曰賈君國器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

沒之後路有經由不曰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過三步腹痛勿怨

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

悽愴也惟思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集解沈銘葬

亦稱陵與樊宏傳之稱敕趙咨傳之魏志曰裁致薄奠公其享之建安七

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集解洪亮吉日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水經注睢城南

有漢太傅掾橋玄進軍官度也元賓梁國睢陽人也睢陽公子嘉平五年立亦橋公子而先死者耶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曰原

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殆漢陽之幽人乎易曰履道

貞吉集解惠棟曰易履九二幽人貞吉虞仲翔注曰履自訟來二

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是幽人為幽繫之人

明矣蔚宗逸民傳論曰光武側席幽人蓋自東晉龐參躬求賢之

以來漢學淪亡末學之徒始目高士為幽人矣

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眾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

有道在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今其道可忘則疆梁勝矣語

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子貢曰

豈喪千軍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

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

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參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集解惠棟曰君謂巴郡刺史之死靡貳

習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終

後漢書五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一校補

李恂傳李恂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恂作珣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仍作恂案此永樂

大典校改之失

安定臨涇人也今涇州鎮原縣南五十里

陳禪傳巴郡安漢人也今順慶府南充縣北

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注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至去陽

關五千八百八十里案今檢前書山名作石山八十里作八十八里

龐參傳不如一鶚注鶚大鵬也官本注作鄂大鵬也誤

陳龜傳上黨洺氏人也注洺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今澤州府高平縣治

故古公杖策注古公亶父官本注父作甫同

橋元傳乞為部陳從事注部猶領也案續志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

錄囚徒考殿最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云員職畧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而志載司隸從事史十二

人據本注有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
法皆州自辟除元乞為部陳從事正謂刺史部郡國從事主察
舉陳國者也
注說未愜

後四遷為齊相集解惠棟曰太尉橋公碑至拜涼州刺史遷齊相

柳從辰曰袁宏紀元為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元開倉以廩之
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元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詔書以元
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為常本書失載案此事亦詳著橋

公廟碑正元為涼州時事本傳於元之刺涼州守鉅鹿皆畧而
不書固無由更入涼州鉅鹿之事也

漢十二州無梁袁紀作梁州刺史誤
死于冀市注冀縣名屬漢陽郡今鞏昌府伏羌縣治

何肯為此辭哉官本何

甯喪千軍官本軍
作金是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子瑗 孫寔

後漢書五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

集解錢大昕曰安平縣本屬涿章帝建初四年改隸樂成國順帝改樂成

國為安平因縣以名也桓靈之世安平改隸博陵郡故孔彪碑陰故吏名有博陵安平崔烈而程夫人亦稱烈為冀州名士也涿郡

屬幽州樂成博陵則屬冀州

高祖父朝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崔氏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席字少通生寂寂生欽欽生

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

御史

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

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

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曰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

集解黃山

曰前書王莽傳甄邯為太保豐為太

阿未為太保也保豐二字當有一誤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

前書董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何

戰陳不訪儒士

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

為至於我哉

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過不合應舉葬嫌諸不附己者

多曰法中傷之時篆兄發曰佞巧幸於葬位至大司空

林能幸於葬居攝三年為騎都尉始建國元年封說符侯為五威

中城將軍三年為講樂祭酒秩上卿地皇元年為將作四年七月

為司空十月葬誅發降於申屠建建令劉賜斬以徇均見前書葬

傳是發為大司空前後僅數月篆為大尹三年事當在先傳於發

位蓋終言之下言後以篆為新建大尹乃單指其母賜號之後耳

又葬傳天鳳三年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崔發等曰虞帝闢四

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故母師氏能通

左將軍公孫祿曰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是佞巧也

經學百家之言葬寵曰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

顯於新世後曰篆為建新大尹

葬政千乘郡曰

篆不得已乃歎曰

吾生無妄之世

集解惠棟曰易有無妄大旱之卦故雜卦云无妄災也值无妄主卦則為災與陽九百六同義谷永

對策曰遭无妄

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

之卦運是也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

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

於人澆音五弔反音許既反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

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

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强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犴音片前書音

義曰鄉亭之獄曰犴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

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集解劉放曰案吏當作史總言之掾史皆

吏也獨言之當云史耳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莽即位集解黃山曰上既云後以篆為新建大尹篆到

官又已三年則非莽即位之初矣此特為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

然獨為君子集解惠棟曰傳曰昔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將有悔乎蓋秦漢間有此語未詳所出張儉傳亦云

篆曰邾文公不曰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

人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矣人既利矣如殺一大尹孤必與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

史又舉篆賢良篆自己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

居榮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集解黃山曰唐藝文志載十六卷

用決吉

凶多占驗臨終作賦曰自悼名慰志其辭曰嘉昔人之遺辰兮遇

也辰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嘉字提行

美伊傳之選時

伊尹干湯傳說遇高宗爾雅曰選遇也音五故反

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倅而裁之

公輸班魯人也倅舜時為共工之官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

協準燧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

準繩也燧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

也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

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為

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

豈修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

適愍余生之不造兮

造成也

丁漢氏之中微也

丁當

氛霓鬱曰橫厲兮

義和忽曰潛暉

氛視也暉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義和日也氣盛而日光微喻王莽篡漢

六柄

制于家門兮王綱漼曰陵遲

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韋昭注

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

黎共奮曰跋扈兮弄泥狂曰恣睢

國語

淮猶摧落也音千隗反少皞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

自用之貌也忝音管音許維反睢音許維反睹嫚臧而乘璽兮竊神器之萬機易曰嫚

音許維反音許維反睢音許維反睹嫚臧而乘璽兮竊神器之萬機易曰嫚

不可為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思輔弼已始存兮亦號

咷已訓咨策孺子嬰為定安公葬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也集解

惠棟曰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訓與時皆作訓下主有訓

咨之憂仍作時當因偽孔氏尚書改從俗也應劭風俗通曰夫人

君者闕門開聰號咷博求賢若賞聞善若驚然則號咷訓咨者

亦求賢之意言葬思輔弼以偷存其國號咷博求訓資羣僚三事

甄豐舉余迫余于暴君之威遂屈節委身也注引王莽策孺子嬰

執手流涕以釋號咷之義失之黃山曰惠言此為葬思輔弼是也

然訓咨非即時咨說文訓誨也請訓也讀若時玉篇訓咨也南史

謝朓傳彼上人者難為訓對北史劉芳傳訓咨論難皆即訓為

酬此謂輔弼訓葬所咨問耳葬傳崔發言易稱先號咷而後嗟三

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葬因搏心大哭正發為大司空時事嗟三

事之我負兮乃迫余曰天威集解黃山曰甄豐自殺於始建國二

年豐前舉策策投劾歸豐未嘗迫之也後為大尹當在三年豈無

崔發為祭酒秩上卿以後時豐已死則三事我負亮非指豐

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曰市

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

日不為利詔不為威揚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

謂母也穢也夷傷也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詩大雅言其母老恐禍及也

且哲以遂翕翼曰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艮東北之位謂篆為千乘太守也集解惠棟曰

保其身說卦艮東北之卦也易坎離震兌為四正艮巽坤乾為四維准南天文云東北為報德之維故曰艮維千乘在洛陽東北也恨

道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治容楚辭曰眾女不可而為之者敷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治容皆如余之娥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

其詩曰乘彼塊垣以望復關毛萸注曰塊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治容誨淫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懿氓蚩

治集解錢大昕曰治容鄭本作野容故有見於外之訓懿氓蚩

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為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

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喻賢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復猶

人也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悠輕舉曰遠遜兮

託峻嶠曰幽處峻嶠謂山也峻音魚委反埒潛思於至曠兮集解惠棟曰廣韻埒音魚委反

說文埒亭安也乃廣韻所本又呂覽貴因埒立安坐而至者因埒其械也高誘注埒正也案埒立謂立於車此對騁言亦當訓正騁

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

機槍聖德滂

曰橫被兮黎庶愷曰鼓舞闢四門曰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闢四方

賁飾也
易曰束

遂懸車弓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

歎莫春之成服兮闔衡門已埽軌

貴啟體之歸全兮庶不忝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

先子之所畏集解錢大昕曰案崔宗仕葬顯貴篆亦至二千石已味守貞之誼漢室中興正當匡時以蓋前愆乃更辭歸不仕去就

眞到如此而云無忝先子何顏之厚乎此傳敘述家世詞多溢美蓋由東觀諸臣阿其所好蔚宗承其舊文不加芟削未爲有識也

東萊人
其家
時元
崔元
紹興
生毅
隱身
不仕
毅生
駟年
十三
能通
詩

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

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曰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議

其太玄靜將曰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曰荅焉

華嶠書曰駟議

揚雄以為范蔡鄒衍之徒乘譽相傾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貨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其辭曰或說己曰
集解先謙曰官本或字提行
易稱備物致用可

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曰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

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集解惠棟曰易繫辭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翻注云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說卦可觀而後有所合虞翻注云臨反成觀三陽在上故可觀棟案臨觀消息之卦臨周二月卦觀周八月卦故下云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亦謂乾坤往來易以道陰陽漢法已亡故章懷之注不詳先謙曰注一作乙

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

膺道術

韞匣也櫝匱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諸

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

淵仰探遠乎九乾

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集解惠棟曰

易繫辭鉤深致遠虞翻注云初深故曰鉤深淵
亦謂初天數九故曰九乾乾為遠故曰探遠
窮至蹟於幽微測

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曰讚

已退不蹟於庸人讚猶稱也集解黃山曰尚書序讚易道以顯

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

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于時太上運天德曰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

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

又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集解惠棟曰天德乾元也

黃山曰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為臨雍泮曰恢儒

民極即所謂王僚布官注引偽古文周書文非也

疏軒冕曰崇賢天子辟雍諸侯類官璧雍者環之以水圖而如璧

集解惠棟曰曰覽疏也類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官皆所以立學垂教也

爵而貴之疏猶分也率惇德曰厲忠孝揚茂化曰砥仁義砥礪選

利器於良材求鑠鄒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劍一

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驎者貴其立至必

且歷日曠久絲毫猶能聚石為馬亦不曰此時攀台階闕紫闥台三

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入之美材也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為咫尺蒙竊惑

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猶逸禽之赴深林螭蚺

之趣大沛蚺小蟲蚊之類蚺音荷說文曰秦謂之蚺楚謂之蚊孟子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胡為嘿

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已世路不知其跌而

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皇綱云緒帝紀

乃設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注云德合元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

尙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竝古帝王號也尙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

辛攸降厥趣合違高辛氏帝嚳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

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各審所履

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集解先

謙曰注冷或盟耳而山棲盟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官本作冷

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爲堯所讓曰何以或草耕而僅飽成伯

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或木茹而長饑說苑曰鮑焦衣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饑木皮食木實韓

詩外傳曰焦棄其蔬或重聘而不來狂接與者楚人也耕而食楚

而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與笑而不應使使者持金百鎰

莫知所之見莊子集解先謙曰注鎰官本作溢聘官本作聘考證

云監本作鎰今從宋本萬松齡云案荀子干溢之寶從水旁古今

字本通用黃山曰秦策黃金萬溢字亦從水禮記喪大記朝一溢

米鄭注二十兩爲溢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

是古鎰本作益也或曰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

人何往而或冒詢曰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日伊尹蒙恥辱負鼎俎

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或曰役夫發夢於王公使百工營求諸

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或曰役夫發夢於王公野得諸傳嚴孔安國曰傳氏之嚴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

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

見尚書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集解黃山曰水

經注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歷傳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

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軫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

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軫橋也說執役正于此

地僞孔傳以爲在虞虢之界地勢或曰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

雖合而云代築供食則臆說也或曰漁父見兆於元龜日呂尚

與後漢書五十二

六

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于周西伯將出獵
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
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集解惠棟曰案六弋及史記
皆云非龍非影非虎非羆無非熊語當因章懷避唐諱改虎為熊
故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人承其訛不及改正耳
日今史記作非虎文選答賓戲注引史記亦作非熊故周方叔厄
林疑宋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但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
東京賦注引史記又與今本同方言
盛多也音奴董反集解惠棟曰續依方言作纒云南人有昏墊之
楚凡大而多謂之纒或謂之纒郭璞曰纒音奴動反
尼主有疇咨之憂災也又曰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
能俾人官本作下民條垂藹藹上下相求
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
斯時也草行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遭
愁訪下人有能理者臯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為項
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
房曰九江王黥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集解
劉攽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先謙曰官本注王下無點字禍
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結不解而陳平權高祖擊

白登被圖七日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鑲玄珪冊顯功玉

用陳平計得出也詩含神霧曰刻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析金

之玉板藏之金匱呂尚作周太史其功勒景襄之鍾於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

銘於昆吾之鼎也襄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

也子日禹之趨時冠持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

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律也

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躡音呂涉反

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

華嬌書職作攝也從足史記曰者傳本作獵纓正襟獵亦獵之譌此作攝者因下文

相涉而誤黃山曰躡持也之躡當作獵儀禮聘禮尚獵坐啐醴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曰公心不私其

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曰皇質雕曰唐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

故言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眾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

量坏冶一陶

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

羣生得理庶積其凝

凝成也 家家有曰樂和人人有曰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

九刑厝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

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不忘服

注云周之衰為刑書謂之九刑集解惠棟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不忘服

度曰正刑一議刑八議刑即周禮八議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

成王時所作見周書麥解黃山曰前書刑法志引左氏昭六年

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注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堯典象

以典刑鄭玄注正刑五加之以流有鞭扑此之謂九刑與韋說合流

宥鞭扑贖本虞夏所有當以不用刀鋸之屬不名刑周始并名之

耳成康之世刑厝不用九刑自在穆作呂刑推本有夏述而用之

故叔向謂三辟之興皆叔世文十八年傳在九刑不忘此自言九

刑之書書因刑著如蕭何之作律九章非即以書當刑馴言刑厝

未必指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尙父之厲黃帝

臣也史記尙父呂望相武伊臯不論奚事范蔡伊尹臯繇夫廣厦

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范雎蔡澤

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厦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

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

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

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此陰事終而水宿藏立冬之後盛

言遠求存謂馬未死明良馬多

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場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爲大火詩幽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方斯之際

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

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茲拱把不爲之數

曰尋茲植也兩手曰拱數猶概也數音疏角反悠悠罔極亦各有得悠悠眾多也罔極猶無窮也亦各有得言

皆自以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彼眾人也論語爲得也

之則故進動曰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前書音義曰古

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復靜曰理集解惠棟曰乾鑿度地靜而理則官猶秦之相國也

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曰求舉夸毗謂佞人足恭善

爲進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孟子曰踰東家牆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將樓之乎趙

岐注云樓牽也其字集解惠棟曰說文衙縣旌自表非叫呼衙衙行而賣也俗作衙

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曰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嶠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集

解何焯曰詩干祿游不倫黨苟已徇已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

而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勢力也競時謂趨子笑我之沈滯

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區區也集解錢大昕曰案王良

屑不安也二注互異當以彼注為是錢大昭曰屑屑說詳前書王

莽傳注非黃山曰莽傳晨夜屑屑顏注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案

對沈滯言自以訓動作為長說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

我非隨枉曲也臧否在子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

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

不耘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

黃山曰穢德謂蕪穢其德乃對下不耘言前書東方朔傳贊穢德似隱義同非穢惡之德繫余馬曰安行俟性

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昔孔子起威於谷口解見陳晏

嬰發勇於崔杼解見馮曹劌舉節於柯盟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

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

公會于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左

右莫敢動乃下嚴克捷於彊禦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

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闕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

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

君子曰三北已塞滅范蠡錯執於會稽錯置也音七故反執謂謀

世斷宗於孝未終也范蠡錯執於會稽史記曰吳王敗越於

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

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

吳膝行頓首曰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

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集

解先謙曰注伍員樹功於柏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

遺官本作遺史記曰魯仲連齊

問甚勇之為興師伐楚戰於魯連辯言曰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

柏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魯連辯言曰退燕人也燕將攻下齊

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為書包胥單辭而存楚

左傳曰楚昭王為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

蛇以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唐且華顛目

國集解先謙曰注隨官本誤隋又敗吳下有而字唐且華顛目

悟秦唐且卽唐睢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求救於秦不至

遠至此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

稱東藩者以秦之彊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

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張二敵之齊楚秦王
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集解惠棟曰華顛
見墨子黃山曰墨子修身篇華髮墮顛而猶弗甘羅童牙而報趙
舍者其為聖人乎先謙曰注至此官本無此字甘羅童牙而報趙
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
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
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原衰見廉於壺殮昔趙衰為原大夫故
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原衰見廉於壺殮日原衰左傳曰晉侯
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不食宣孟收
故使處原見音胡殿反集解先謙曰注胡誤官本作故宣孟收
德於束脯食而饋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饋若是
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
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
乃復與吳札結信於巨木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
脯二束吳札結信於巨木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
獻泊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屢季效貞於門女韓詩外傳曰魯
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趙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
男女不六十不聞居婦人日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
國人不知其亂焉集解先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程
謙曰注聞居官本作聞居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
度轂未詳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

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駟上四巡頌曰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

不載

案駟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集解侯康曰駟上四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鶴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黃山曰侯引出駟集案御覽九百四十九引袁山松後漢書載崔駟上書曰竊聞春陽發而倉庚鳴秋風厲而蟋蟀鳴蓋氣使之然也與集少異

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

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

也試請見之

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

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魄五色駟由此候憲憲屣履

迎門

屣履謂納履曳之而行言怨遽也屣音山爾反

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

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

欲召見之憲諫曰爲不宜與白衣會

集解惠棟曰白衣猶白徒也義見高誘呂覽注帝悟

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

憲曰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誠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集解載駟與憲賤曰駟幸得充下館序在眾賢後是曰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

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尙書大傳

日舜時百工相和爲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集解錢大昭曰注禮漫漫兮禮當作紕先謙曰官本注禮作豈可不庶幾夙夜曰永眾譽集解惠棟曰眾音終古字通錢大昕曰古音眾如終春秋傳眾

父卒釋文音終紕黃山曰儀禮士相見禮眾皆若是鄭注今文眾爲終則古文作終者今文亦必爲眾矣禮記中脩引此詩而釋之曰有譽於天下明是眾義蓋本齊詩字仍作終者疑後人據毛詩改之

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邵伯周宣王之元舅周邵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曰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

忠立身不處於仁義也 昔馮野王目外戚居位稱為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

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向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

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 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以謹敕親幸焉 鄭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鄭故云

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

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東海鄭之武彊聚以

舊恩見褒賞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集解劉攽曰案文侯當作平王

賜累千金 之王也黃山曰鳳乃嗣侯始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

封陽平者鳳父頃侯禁也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其所已獲

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 其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集解黃山曰朱浮傳屢

也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呂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

四人而已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

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實皇后

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

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

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

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殷

可不慎哉賈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曰淳淑守道成名先日賈太后之

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安豐曰佐命著德顯自中興賈融封為

侯安豐內曰忠誠自固外曰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

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

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

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孫之盤孟杆亦孟也集解錢大昭曰扶人

無容容當作咎先謙兢兢業業集解先謙曰官本兢兢作矜矜無怠無荒如此則

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府貴重掾

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駟曰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

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

數十集解惠棟曰騶集與憲牋曰主簿崔駰言今日漢陽太守校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子道側云欲上尊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兕麋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晉唐叔射兕于徒林以為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為要賁也又與憲牋曰駰幸得充下館序在眾賢後座是以極其倦倦敢進一言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

第出為長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駰自目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集解侯康曰曹子建七啟序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文心雕龍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御覽五百九十引傳元七謨序曰七依卓婚禮結言集解惠棟曰鄭仲師有婚禮謁文駰因之作結轅一致婚禮結言益納徵問名之辭也侯康曰蘇文類聚四十引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達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伴比則姚姬載納嘉贊申結聲禱

旨酒警合二十一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駰集十卷中子瑗瑗字子玉集解惠棟曰世說駰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雖無干木君非文侯何為光光入我里

問令見之問駰曰必兒所書召瑗使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達善待之瑗因留游學

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解見郎諸儒宗之與扶風馬

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集解先謙曰官本篤作特初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

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

十餘始爲郡吏已事繫東郡發干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爲禮瑗問考

訊時輒問已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顯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

遼將軍鄧遵所辟集解惠棟曰遵爲太后從弟以功封武陽侯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

後復辟車騎將軍閭顯府時閭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

廢太子爲濟陰王而己北鄉侯爲嗣瑗已侯立不己正知顯將敗

欲說令廢立集解通鑑胡注說式苒反下同而顯曰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

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己嬖寵惑蠱先帝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得字遂使

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己斯復見

立惠帝後官子爲少帝周勃摩之也
策解先謙曰曰斯官本作於斯是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

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

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

器則將已無罪并奉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

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鬻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禪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禪

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閭顯兄弟悉

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

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第但也司馬相

如曰第如臨叩集解先謙曰官本第均作弟通鑑胡注弟讀如第知宋本原作弟黃山云前書司馬相如傳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

曰第俱如臨叩注相如下當有傳字前書弟仍作第亦後人誤改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

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

復首辟瑗自己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曰疾固辭歲中舉茂才

遷汲令

汲縣名屬河內

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

姓歌之

集解惠棟曰崔鴻崔氏家傳瑗爲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

老歌之曰上天降神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灌漑決渠作甘雨漢安初大司農胡廣

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

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

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

八使見周舉傳

已減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

自訟得理出會病卒

集解惠棟曰書斷子玉以順帝漢安二年卒

年六十六臨終顧命

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已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

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賜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

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

頌七蘇

張集載其文卽枚乘七發之流集解惠棟曰一作七屬見文心雕龍侯康曰案文心雕龍云崔瑗七屬植義純正又

云七屬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則屬乃屬之誤又傳元七謨序稱馬季長作七屬劉勰恐誤以季長爲瑗則瑗

所著仍從傳作七蘇為是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藝七言凡五

十七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有崔瑗集五卷

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

集解惠棟曰劉

綱云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于序而簡約平篇

諸能為文者皆自目弗及瑗愛士好賓

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

儲當世清之

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

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蚩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

集解先謙曰寔官本皆作實

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

居墓側服竟三公竝辟皆不就

集解侯康曰藝文類聚二十五引崔寔答議曰客有議夫人之享天

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賤以納說或枉枯而不辭或擊角以自銜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勳績克章

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為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

玄勵節標霄抗志浮雲口顯甘而富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

永卑情好富而因貧慕容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荅曰子徒休彼繡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凰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己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

遇或志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策速激電辱必爾世故曰
愛餌銜鉤悔在驚刀披文食案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
求沈緝濬壑棲息高邱雖無炎災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
庶遵厥休黃山曰荅議本傳但曰荅文心雕龍雜文篇謂之客議
云崔寔客議整而微質黃叔琳疑當作荅議是也惟其門客
注引本傳誤以爲荅時人議其酷酸販鬻當由未見本文 桓帝

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曰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

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惠棟

日經籍志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確堅正也音曰角反 當世

政論六卷謙曰注曰角誤官本日作口 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

帝集解先謙曰官本自字提行 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

謨而唐虞曰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

篇也在孔氏十六篇中漢劉歆鄭 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

玄皆嘗引之非今所有伊訓也

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

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音他沒反 或

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厭姦偽輕忽至真或猶豫歧

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

疎遠之臣言曰賤廢是曰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

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悲夫自漢興曰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

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

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

邪傾綻音直寬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注音陟主反集解惠棟曰古樂府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補綻漢時語

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智權謂

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曰不能背急切

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曰來遠哀公

曰臨人景公曰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使

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集解惠棟曰

書武帝元朔六年詔與此畧同被書以節體為節用當從之文以
葉公為定公與韓非子異或別有據也黃山府此節韓非而外又
見尚書大傳畧說及說苑政理文各小異視近皆作附近選賢畧
說作論臣與武帝詔合政理則作論臣而作葉公作節用皆與韓
非是曰受命之君每軌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懲殷遷

都易民

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

周穆有闕甫侯正刑

甫侯即呂侯也為周穆王

訓暢夏禹用刑之法述見尚書

策解惠棟曰說見王符潛夫論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

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

倚奪

倚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

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

樂成況可慮始

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所為耳

苟云率由舊章而已

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曰破其義寡不勝眾遂

有損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曰排於絳灌屈子之

所曰慮其幽憤者也

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

如害其能憂愁憤懣遂作離騷經集解錢大昭曰慮當作慙先謙曰官本慮作慙

夫曰文帝之明賈生之

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

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策解劉攽曰故宜量力度德案文多故宜二字下文自有用故宜字處今既不能純法

八世故宜參曰霸政入世謂三王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集解劉攽曰純法八世案文世當作代說已見

前惠棟曰文選注引作入代前書元帝紀帝見宣帝以刑名繩下常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棟案嚴刑峻法事不可久孝宣不得不變為元成者勢使然也實謂孝宣之業壞于元帝是也謂優于則宜重賞深罰曰御之明著法術曰檢之自非上孝文竊謂未然

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曰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

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

密靜也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

政卒曰墮損墮讀曰墮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

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

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

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亦權變之道也案解王會汾曰注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案文當云管仲背公子糾而相桓公乃合

黃山曰原注射桓公下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足曰解平城之圖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夫熊經鳥伸雖延

用陳平計得解言于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

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

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

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

伸不可療傷寒吸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

氣不能續斷骨也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曰德教除殘是

曰梁肉理疾也曰刑罰理平是曰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

值尾運之會自數世已來政多恩貸取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

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

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也說文曰駟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大路也集

解先謙曰注而天下化也官本無也字方將拊勒鞿駟曰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

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拊以木銜其口也拊音巨炎反勒馬轡駟車

和應節也集解惠棟曰公羊傳子反曰拊馬而昔高祖令蕭何作

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

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

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

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

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

書刑法志上並見前曰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曰嚴致平非曰寬致

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也式法

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

井田之制

畝百爲夫九夫爲井

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

擊石而百獸舞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變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若不然則多爲累

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

集解黃山曰湯袁安之子紹之祖父字仲和建和三

年爲太尉

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

集解惠棟曰豹何休父

上書薦寔才美

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

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

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

織紵練組之具已教之民得已免寒苦

杜預注左傳曰織紵織布者孔安國論語注曰織枲

也集解惠棟曰寔政論云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具以上聞

是時胡虜

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

不敢犯常爲邊最

最爲第一

已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

經會梁冀誅寔曰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

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

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已臨

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集解侯康曰蔡中郎集有濟北相崔君夫人誄即寔母也文云仰覽

篇籍俯釐絲象多才多藝于何不有又云堂堂其肩爲世之良于其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

軌度終然允臧服竟召拜尙書寔已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

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家瑩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葬訖資產竭

盡因窮困已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已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

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集解劉放曰文宦當作官王會汾曰古書中言仕宦者甚多仕官不成文理此傳寫

互誤傳及注宦字當本作官劉注官當本爲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甯中病卒集解惠棟曰世

系云寔生皓皓生質質生讚家徒四壁立無已殯斂光祿勳楊賜大僕袁逢少

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

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崔寔集三卷錄一卷寔從兄烈集

惠棟曰摯虞文章志烈字威考關之孫瑗之兄子世系云關子有
盤生烈案博陵太守孔彪碑陰有司徒掾博陵崔烈字威考也

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

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輪或因

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傳母也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

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集解惠棟曰案項峻始學烈時因

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集解惠棟曰九州春秋烈時爲廷尉及拜日天子臨軒

百寮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新固惜之也

駢引爲價也音一建反集解黃山曰說文駢南郡縣僞引爲賈也

前書地理志陳留郡僞應劭注鄭伯克段於鄆是也潁川郡僞陵

李奇曰六國爲安陵戰國策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說苑引作鄆陵

君是鄆可通僞之證惟注據說文用僞本義不當作鄆耳先謙曰

官本注鄆均作僞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

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株根烈於是聲

譽衰減集解惠棟曰蓋思云漢時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久之不

集解惠棟曰蓋思云漢時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久之不

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鈞字州平司馬彪九州春秋曰鈞字元平案崔氏譜州平為鈞

之弟世系誤也

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

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

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

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搥而走孝乎

以其武官故罵為卒或作孔卒者誤也

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

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建大

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曾叟有子曰舜曾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

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烈慙而止

集解惠棟曰九州春秋鈞曰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後拜太尉

走不陷父于不義也烈

集解惠棟曰擊虞文章志烈曰爾以吾為替叟邪

周壽昌曰烈以中平四年四月拜太尉十一月罷其在太尉位不過八月

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為西

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曰是收烈付郡獄錮

之銀鎗鐵鎖

說文曰銀鎗鐵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鎗其頸銀音郎鎗音當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銀鎗大鐐

也錢大昭曰鎮鑑古作琅當西域傳後軍候趙德使尉責國與陰
未赴相失陰未赴鎮琅當德又王莽傳以鐵鎮琅當其頸傳詣鎮
宮師古曰琅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催入長安為亂兵所殺
當長鎮也
集解惠棟曰梁祚魏國統曰州平兄元平為議郎以忠直稱董卓
之亂烈為卓兵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黃山曰獻紀
書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
並戰歿蓋因惡李催而特予之

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曰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

集解惠棟曰案朱穆撰東

觀記以崔篆駟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曰居正則其歸旨

等入儒林傳

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曰結好

儀禮曰士相見

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脯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

由此知名

集解

屬乾賜音渠集解先謙曰注乾賜官本作乾雉

日官本

無名字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錯之徒

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雄龍

史記曰談天衍離龍夷劉向別錄曰言錄夷修飾之文若離龍文也禪謂相傳

援建新恥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
援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列傳第四十二終

後漢書五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二校補

崔駰傳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注昔者魯君官本注者作在

邾文公不曰一人易其身注孤之利矣官本注矣作也

用決吉凶多占驗官本多下有所字

過班倅而裁之注倅舜時為共工之官官本注官或譌言

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注不為威揚官本注揚作揚是

揚蛾眉於復關兮注毛萇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蟬潛思於至頤兮集解惠棟曰至亦當訓正案此條集解原在下句注頤深也之下

庶不忝乎先子集解錢大昕曰案崔宗仕莽顯貴至未為有識也

案陳寵崔駰傳述其先世之美均涉矯飾范史不能正東觀之失疑亦有所嫌也然崔氏不諱仕莽亦僅一為郡守不如發之巧佞逢惡固可推見中興被賢良之舉辭歸不仕亦足明其非汨於榮利者將何讓焉而陳咸事新莽傳同有可稽之迹陳氏乃引為深諱猶用漢臘後世且沿為美談則史之失誣貽誤為尤甚矣

昔大庭尙矣赫胥罔識注大庭赫胥竝古帝王號也

惠棟曰羅泌云大庭氏之

膺錄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禘於大庭氏之館茲其所矣赫蘇氏是爲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出三入一恂悅如遺註云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而號之也柳從辰曰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故朝陽城內一里今章邱左傳杜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庭作庫風俗通英賢傳大庭氏古天子後以爲姓見姓纂

厥趣台遑

官本台作各

或曰役夫發夢於王公注有澗水壞道

官本注壞作環

或曰漁父見兆於

元龜集解惠棟曰案六強及史記

至

又與今本同

柳從辰曰御覽四百四引

六強文云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天遺汝師以之佐昌則熊虎並見復出一狼反無龍影與史記文初不相合

主有疇咨之憂注浩浩懷山襄陵

官本注陵作林

銘昆吾之鼎注呂尙作周太史

官本注史作師是

彼採其華注彼眾人也

官本注彼字重文

汗血競時

汗官本文注均作汚

唐且華顛曰悟秦注魏使人求救於秦不至

官本注求作請

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

常官本亦作帝

語曰不患無位患所曰立注論語曰孔子之言也

案文注論語下多一日字

漢興曰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注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

案王子

之譌莽乃后弟曼子也各本皆未正

百姓歌之集解上天降神君

柳從辰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崔氏家傳上天降神君作天降神明君

尤善爲書記箴銘

柳從辰曰胡廣傳言楊雄官箴亡闕崔駰及子瑗劉駟除增補十六篇今駟傳不言駟著箴御

覽五百八十八有崔瑗敘箴云昔楊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爲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文既不完亦莫識所補者何箴矣案世傳崔瑗侍中箴亦以爲胡廣作已詳胡廣傳集解至瑗有座右銘一首

文選已錄

智士鬱伊於下注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

官本注獨鬱伊作獨伊蔚

因時定智

官本智作制與注合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注此亦權變之道也

官本注亦作並

夫熊經鳥伸

至

非續骨之膏注莊子曰吹噓呼吸

官本注噓作响

平則致養

官本無致字

皇路險傾注皇路大路也

官本注大作天

幸而不死不可爲民

案前志本作不可爲人此轉改之失

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官本詞作祠

父搥而走孝乎

官本搥作搥同